

## 加总理对中共活摘器官恶行感到震惊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员夏日聚会。法轮功学员向哈珀总理就加拿大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请他和加拿大政府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哈珀对此表示震惊,秘书收下了两位独立调查员撰写的专著《血腥的器官摘取》。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国会议员西玛·霍特一同参加了夏日聚会。哈珀总理接见民众时,张素当面向哈珀提出法轮功问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

感谢,并希望加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哈珀几次表示,“法轮功问题,我一直在跟中共提这个问题。”

当哈珀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王立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时,他连连表示“我知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哈珀、哈珀夫人和秘书都表示十分痛惜和震惊。

哈珀的媒体秘书收下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



法轮功学员张素(左二)和哈珀夫妇、西玛·霍特(右一)的合影。

太司司长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并表示她一定会看,看完后会转给总理。

## 朱相芹护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的酷刑折磨(上)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家住伊春市南岔区法轮功学员朱相芹,原是林业医院的护士,因坚定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二年四月被南岔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遭毒打,坐老虎凳酷刑折磨,随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半,直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朱相芹才走出邪恶的黑窝。

在臭名昭著的黑龙江女子监狱,朱相芹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冬天被抓去棉衣冷冻、强迫跑步体罚、毒打、电棍电、野蛮灌食、强迫采血、戴械具、码坐、不许吃饭、喝水、睡觉、强迫做奴工等。因朱相芹被非法判刑,丈夫和她离婚,造成原本美满和睦的家庭破裂。以下是朱相芹自诉迫害的详情。

**南岔公安局恶警非法抄家,毒打、坐老虎凳**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伊春市南岔区公安分局伙同国保大队的四个警察把我从林业医院绑架,非法抄家、搜身。我被劫持到公安局,他们使用酷刑折磨迫害我,我被强迫坐在“老虎凳”上。警察刘

力国对我拳脚相加,坐了四天的“老虎凳”后,随即,把我非法关押在南岔看守所,并非法下批捕,判刑七年半。之后,我过了七年地狱般的生活。

**酷刑逼迫“转化”,戴械具、体罚、打骂、不许吃饭、喝水、睡觉**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我和张桂兰,周秀丽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南岔区警察用贿赂黑龙江女子监狱不法人员等手段,让监狱强行接收我们。刚一进监狱,我们就被强行扒去衣服,裸体检查,剃鬼头。强行“转化”、戴械具、体罚、打骂、欺骗、不许吃饭、喝水、睡觉……。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让我们吃饭、睡觉。强行逼迫我“转化”的恶警有:王亚丽、肖林、张佳影,还有一个姓任的。

十月份,因我不背监规,被二监区大队长郑杰体罚。整天罚蹲,被罚的还有张桂兰、杨永萍、曲玉萍、汤恒芬、王玉华、付贵春,我们被罚五天。

**强迫超强度、超时间的做奴工,强迫跑步体罚、码坐、毒打**

二零零三年,强迫我做奴工,

加班加点。经常加班至凌晨两点,有时整宿加班,我们象奴隶一样随意被打骂。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出工。二监区换了监区长,叫杨华和赵希玲。她们比郑杰还恶毒。二监区是裁断车间,还有一部份人织亚麻布。每天被埋在布匹堆里,头发上、脸上、身上都是布匹的灰尘。我们这些拍亚麻的人,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一部份是老弱病残的刑事犯,不分黑夜白天的在监舍拍麻。没有加工的亚麻灰尘和杂质相当大,我们吃饭、喝水、睡觉无不在亚麻的灰尘中。即使带着口罩,鼻孔中仍是黑黑的。当有外地人来参观监狱或上边来人检查监狱时,这些警察就造假、伪装,让我们码小凳学习。亚麻是有毒的,而我们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我们就在恶警的淫威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着。每天给我们任务量,完不成就体罚、打骂、不许吃饭、睡觉。恶警怕我们向外人揭露他们的恶行,一来参观的人就把我们强行弄到仓库或卫生间里,让犯人或恶警看着,不让我们和外界接触。

二零零三年开春,因我不背监规、不劳动、不承认是犯人,杨华和赵希玲体罚我。还有法轮功学员张桂兰、周秀丽、汤恒芬、曲玉萍,连续三十六天,每天五点起床后到外面走步、跑步,直到七点回车间吃饭,吃完饭再出去接着体罚,风雨无阻。刚开春的天气,乍暖还寒,经常雪雨交加,打在脸上象刀割一样,打(转下页)

## 朱相芹护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的酷刑折磨（上）

（接上页）湿了我的衣裤，磨烂了鞋子，两条腿累得抬不起来。在监狱干活的民工看不过眼，就求看着我们的犯人孙亚波、那立华，别让我们在外面走了，恶警于波、任蒙、孙秋霞、徐博不发话，看我们的犯人也不敢让我们进屋。晚上回到监舍码小凳，一动不许动，经常吃不上饭，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上床睡觉。

二零零三年八月，由于我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找监区长杨华、赵希玲谈话，她们不谈，她们把张桂兰、汤恒芬、曲玉萍先后都给戴背铐、罚蹲、不让睡觉。我和付贵春仍然坚持着找她们谈话，她们不谈，我们就罢工，后来我被杨华弄到办公室里毒打一顿，边打边骂，打累了她就休息，休息过后再接着打，一直打了我五十个耳光左右。她就象小丑一样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最后她又去监狱长那批示，要把我劫持到小号。这期间于波又来打我嘴巴子，打了我几拳头。赵希玲唱着红脸过来哄我，我对她说：她们这么打我，对她们不好。杨华回来后什么也没说（我估计是没批下来让我蹲小号），赵希玲就让我回去了。当时我被打得头和脸都肿了。

### 扒去棉衣冷冻、跑步、毒打、电棍电

十一月三十一日晚，犯人曲云峰因法轮功学员于秀兰不穿囚衣，对其拳脚相加，我看不过去，就喊“不许打人”，曲云峰就冲着我过来了。因她个子大，扯着我的衣领就把我扔到了车间门口。监区长杨华不但不管，还纵容犯人打我、紧接着又把法轮功学员王淑芝也扔到了车间门口，其他的法轮功学员看不过去，就高声喊“不许打人”。

第二天早上，她们把我们一行二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全部带到了男犯车间大门口的外面。让我们五人一行，面向西迎着风口，立正站好，让犯人把我们的头发剪的很短，把棉袄袖子挽起来，我们这才知道这是要冻我们，她们不许我们上厕所。中午吃饭时，十五厘米直径的小盆，五个人吃不足一小盆的饭，每人一口一口地轮着吃。第一口饭还能吃，等轮到吃第二口饭时，饭已经冻上不能吃了，水就更没法喝了。一直站到天黑才让我们回去。

晚饭是拳头大小的黑馒头，两人吃一个。还不让喝水，就干咽。吃完后就码小板凳，到零点才让休息。

12月2日，我们在棉袄里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好防冻。可第二天恶警改变了招数，带去了很多犯人，大概记得其中有打人最凶狠的犯人：雷影、陈欢欢、安凤波、曲云峰、张旋、孟霞、闫亚霞、何影杰、姜祥英等。她们围成一大圈，把我们二十五名法轮功学员俩人一排，排成纵队，在他们围的圈里跑。监狱长王星、狱科长肖琳带领防暴大队的男女警察，手拿电棍，监区长杨华、赵希玲带领警察于波、任蒙、孙秋霞、徐博、常小丽、张佳影、陈淼、王琦、邹微等警察。

于波、常晓丽手持电棍，用一米五左右长的竹尺棍，不管脑袋、身上一顿乱打，谁要跑慢了就要遭到一顿狂踢猛踹。我在前面跑，我和周莉莉为了照顾后面的法轮功学员（有六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老年法轮功学员曲杰血压二百多），就放慢跑步的速度。他们见我有慢不快跑，犯人安凤波、孟霞、闫亚霞的大拳头凶狠地砸在我后背上，疼得我透不过气来。犯人张璇一脚一脚地踹我，于波、孙秋霞、任蒙、常小丽用电棍、竹棍一下一下的电我、打我。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整天跑下来棉衣都湿透了，腿也抬不起来了，浑身上下都被打得呈紫黑色的。大概我的尾椎骨被踹坏了，晚间回到监舍，疼痛不已，弯腰、平躺都痛苦不堪。一直持续到半年以后才好。我的右大腿外侧被恶警用竹棍打出鸭蛋黄大的一块死肉疙瘩，直到2010年才完全消失。当时我来例假了，向监区长赵希玲请假上厕所，赵希玲让我报告，我不从，她就不让我上厕所，就这样跑了一天，被打了一天，血滴了一天。

十二月三日，我们仍然被强迫冻着，扒去我们的棉衣，迎着风口站着，脸上冻得象刀割一样的疼，眼球被冻得视物不清，都不会转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我的脸和手都被冻得煞白，没有了知觉，晚

上回去的时候，我的手一缓都成了茄子皮色，十指钻心的疼，不敢碰。有的法轮功学员戴着背铐蹲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埋在雪堆里，面朝下，两臂伸开，趴在雪堆里。恶警于波、任蒙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手上踩。晚上回到监舍继续码小凳，直到后半夜两点才允许睡觉。早上五点钟起床又接着被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秀兰不配合她们，被恶警让几个犯人在地上拖着走，棉裤都磨烂了，肉都磨坏了，双手被冻得紫黑，恶警又把她劫持进小号。

第四天，我们决定反迫害，坚决不出去受冻。我们手挽着手，搂着腰，互相连在一起，让坏人分不开我们。狱侦科长肖林带着防暴队的男女恶警，拿着电棍、小凳往我们头上、身上打，小凳打碎了很多。恶警又带犯人揪着我们的头发，扯着我们的衣服领子，连推带踹地往外拖。当时我被恶警常小丽揪着头发，拽着领子往外拖，脖子被勒得喘不上气，脑袋一片空白，就昏迷过去了。

稍微清醒后，我听到一个声音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到我的耳朵里。是法轮功学员杨永萍和犯人石彦萍在哭着喊我“朱相芹，快醒醒，快醒醒”，边喊边拽我，就这样我才一点点的恢复知觉。我看到我躺在车间外的广场上，醒来后又被恶警及犯人拖到后面楼的楼头处，我们在雪地里坐了一上午。我们喊“法轮大法好”，揭露她们的迫害，恶警就用宽胶带缠住法轮功学员的口，不许说话，下午才让我们回到监舍。晚上整宿不让我们睡觉，码小凳，一闭眼，犯人就用棍子打我们。

就这么一天天的迫害我们，折磨我们的意志。法轮功学员王燕被恶警扒去棉衣棉裤，穿着单衣服冻了三天，再以后晚上不让我们码小凳了，改为罚蹲。在车间门口，穿着拖鞋，门被开了一个缝，冬夜的寒风从门缝吹进来，吹在身上，冻得浑身发抖，这场迫害持续了十二天。

我的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而且出现贫血症状。严重得走路不稳，视物成双影，晚上上不去床，心脏跳得象跑火车一样咣咣响，头晕、头疼得象要裂开一样，胸闷上不来气，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下肢肿到大腿根，双脚肿得穿不上鞋，周身没有一点力气。